

／黃友玲

待山再綠一次



巴哈的清唱劇第一百四十號在我的小室中流洩著，在黒管浪漫悠揚的吹奏中，女高音與男高音適切地表現了新婚的狂喜。想那是在一彎人心不知、人煙未至的山顛水濱吧？一對新婚夫妻兩情繾綣、携手漫步，兩人心中彷彿有歌不完的頌曲、訴不盡的柔情，天地爲之肅敬，鳥蟲亦靜靜傾聽！

明天，我將步上鋪滿玫瑰花瓣的長毯，將一生的歲月交在他的手中，人生風雨難測，但若二人同心擊掌天空，重担會變得輕省，苦難會成爲祝福。

還記得前幾天在我們未來的新房裡，他手捧吉他，爲我輕柔地唱起他的「情歌」，那是一首對主傾訴的詩歌，「我每日在等待，總是等著，等著有人來關心我，無論晴天雨天。主啊！聽說祢也關心我……。」十二年前，古老的教堂裡，午后的清風徐徐，他抱著吉他，望著遠方一遍遍地唱著，我們之間的戀情尚未開

始，而幽默的主早已偷偷將愛的種子分別植下。三年後，一切客觀環境預備妥當，經過慎重的禱告，我們開始交往，過程中雖然聚少離多，彎曲險阻，但主的慈繩愛索却緊緊將我們纏繞，直至九年後的今天，我們終將並肩在神人面前立下婚姻的誓約。

窗外，夜色正濃，六月的暑熱入了夜便不再那樣肆虐，反倒有幾分仲夏夜的恬靜，我獨坐燈下，思緒忍不住飛騰，這半年來，我和他幾乎是在雲端上行走，佈置新房，添置用品，照結婚照，買結婚戒指……每按計畫完成一樣，心中便錯覺婚期更接近了，事實上，真正的愛情使人變成詩人，期盼婚期使人成爲藝術家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婚姻使兩人都慷慨慨大大方方地捨己。

他原有的房間是一派清亮的萊姆綠系列，但爲了我，他甘心情願「被攻佔」，揮著汗水將房間改換一新，全變了嫩柔的粉紅色系列；

兩人的性格需要調適，他也謙謙和和地迎我的喜歡，努力了解我心底的聲音，並用行動來證明他的改變。在他的卑下裡，我看見他的高貴。

一向愛讀書的他，也忽地以另一種新面貌出現，他堅持自己設計，包括釘書架、貼壁紙、掛房燈，全身行頭一換，舉起榔頭，儼然木匠或工頭的模樣，敲敲打打黏貼貼貼，數日之間忙得不亦樂乎，我在一旁幫忙，在他聚精會神的眉宇之間，讀到的不只是技術的純熟，更是藝術的出神入化。

我們一塊兒出去辦事的時候，多半是互說夢話，兩個相愛的人將共走一條人生路時，總有著說不完的癡話，未來的婚姻生活正好比一個私人的小王國，幻想的翅膀載我們四處鳥瞰，無限的空間供我們盡情創作，是要一畦錦繡的花塢？還是要一泓倒映白雲的綠水，這一切只要我們興之所至，都可以成爲事實，這樣的愉悅幾乎堪比詩人了。

巴哈用心靈的手指寫下的旋律，仍在我的心湖盪漾，今夜，這一刻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是絕無僅有的，若是愛情的結果如蜜之甘，那麼之前的期待便如酒之醇，一點一滴回味無窮。鐘已經指到十二點，我在如水的夜風中，等待清晨的眼睫向我眨閃。待山再綠一次，水再再唱一回，地球再旋轉一週，我就將與他携手共奔天路，從此山顛水濱，相互扶持共徜徉。